

走向世界大同

任卓宣

今天世界上的人，多渴望和平。但要實現和平，持久的和平，非大同不可。

正如同封建國家分裂割據，要和平就要統一那樣。統一是國內的大同，大同是世界的統一。只有國家統一，才能有國內的和平；只有世界大同，才能有世界的和平。世界如不能進入大同，世界就只能有一時的和平，而不能有永久的和平。其實，一時的和平就等於沒有和平。

或許有人要說，大同是世界的統一，豈不與共產黨底國際主義相同？列寧（N. Lenin）爲了實行國際主義，而要發動世界革命，企圖以戰爭手段統一世界。大同也要統一世界，是不是也要用戰爭手段呢？不，因爲本文所稱大同，或者大同主義，是根據孫逸仙博士的理論，與共產黨無關，因而與國際主義不同。孫逸仙博士曾對中國人說：「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①這就顯然是摒棄戰爭

手段了。

共產黨奉馬克思（Karl Marx），主張階級鬭爭，因而主張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其結果是採取軍事行動，訴諸戰爭，這叫做「革命」。因此，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②

共產黨自命爲革命黨，動輒以「戰爭解決問題」。在國內，革命是戰爭；在世界，革命也是戰爭。它們之間互相發生爭執時，亦須以「戰爭解決問題」。蘇聯進兵捷克和毛蘇邊境衝突，可爲證明。它們都變成沙文主義（Chauvinisme）了。共產集團本身都是分崩離析，這何能使世界大同？

因此，要使世界大同，只有採用孫逸仙博士底主張，以「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①現在要進一步問：怎樣才能和平

統一以達於大同之治？孫博士曾云：「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③意即：實行三民主義就可進入於世界大同之城。所以三民主義是進入世界大同的途徑。這就是說：三民主義是實現世界大同的具體方法；世界大同是三民主義底最後目的。

一、由民族主義到世界大同

要說明這些，須先闡明「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④故由三民主義到世界大同，亦宜分別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方面來作論析。

孫博士底民族主義，是合理的，人道的，不以侵略和戰爭爲務。由國家獨立，民族平等而和平外交，國際互助，以與其它國家民族共進大同。所以民族主義不是狹隘的思想，知利己而不知利人，以至利己損人。民族主義是人己兼利，

以完成大同為依歸的。這不就由民族主義到世界大同了嗎？

一般的民族主義，主張民族獨立，其實際就是建立國家，以保持其領土主權之完整。有國家就有政府，由民族中人自己組織，來管理國家底事，不受外人底侵犯。每個民族都像這樣，就把世界分成若干國家，各自獨立。每個國家，為了保持其領土主權之完整，常生衝突，引起戰爭。所以民族主義使世界走向分裂。戰爭底道路，與大同背道而馳，這點，雖孫博士底民族主義亦將不例外。

而世界大同是天下一家的思想，乃使世界合二、和平。合一或統一必須泯除國家界限，所以孫博士說了「欲泯除國界，而進於大同」⁽⁵⁾的話。這也就是說，要合世界各國「而成一世界唯一大國」⁽⁵⁾。此「世界唯一大國，即所謂大同之世是也。」⁽⁵⁾可見世界國家出現，世界大同就到來了。世界國家出現，世界政府便成立，於是民族國家不復存在。那末世界大同不與民族主義相反嗎？而世界大同之為世界主義或大同主義，也很明白。世界主義或大同主義在於建立世界國家制度，同民族主義在於建立於民族國家制度一樣。

民族主義與世界大同之相反而不相容也，有如此者。但是「相反相成」，二者可以相容。很明白，世界政府非由各國派代表來共同組織不可。如任由一個或少數國為之，俱不能成功。試以蘇聯為例。各國共產黨都是它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後的產物，一向擁護它。今也何如？它雖是各國共產黨底父親，一切共產國家底老大

哥，並且甚為富強，擁有核子武器，與美國從事太空競賽；但是它不能保持其從前的一元領導，而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由此看來，世界政府要由世界各國派代表來共同組織才能管理世界底事了。好比一國底政府要由國內各地派代表來共同組織才能管理國家底事一樣。這就非世界各民族皆有國家不可。世界各民族皆有國家，就是民族主義。那末要世界大同，便要先實行民族主義而後可了。

但若各個國家為了保持其領土主權之完整，而發生衝突，引起戰爭，又怎麼辦呢？須知各個國家要保持其領土主權之完整，是一定的，但不必就發生衝突。其發生衝突者，不必就引起戰爭。大多數國家是相安無事的，所以民族主義不是戰爭底原因。有人以為民族主義要圖謀富強，便要侵略人國，成為帝國主義，發生戰爭。其實，圖謀富強有之，侵略人國却未必然。世界上只有極少數的國家，在某種情形下變為帝國主義。至於帝國主義是否經常採用戰爭手段，也是有問題的。總之，民族主義雖有引起戰爭和成為帝國主義之時，究不能一概而論，把它底必要和成就完全抹殺。

民族主義普遍實行，把世界各民族組成國家，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發展自己，圖謀富強，正是為世界大同工作。很明白，世界大同必須民族平等，必須有組織而不混亂，必須富裕健全。這是一定的，民族主義底那種做法，正合於世界大同底需要，至少它是為世界大同奠定基礎。如果不然，一切都由世界政府來做，世界很

大，民族很多，要它做到民族平等，使各地有組織而不混亂，各地底人富裕健全，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在民族不平等、各地無組織而混亂、一切人貧窮無能的情形下，世界政府根本莫由成立。那末大同又從何說起呢？所以民族主義是世界大同底前提，我們只能由民族主義到世界大同，不能由世界大同到民族主義。

當然，民族主義對於世界好像是由合到分。各民族組織國家以後，要分道揚鑣，各謀其本身利益，這就合不起來了。其實不然，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為各民族同居於一個世界之中，各國家也不能離開世界而獨立。並且它們都是民族，都是國家，彼此同處於一個世界，互為鄰居，有密切的關係，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孫博士說：『國家之間，立約遣使，誓以永好。即無約無使之國，亦以禮相處，不復相凌。此何故哉？彼之不敢輕與我戰，猶我之不敢輕與彼戰。』⁽⁶⁾因『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理，不可不察也。』⁽⁷⁾『戰爭為不易起之事』，『所謂外交者由是而發生』⁽⁶⁾，並且日益頻繁，成為要政。至於國際組織，無論為公為私，都非常多。分立的國家，趨向大同，非到合一的世界不止。

因此，民族組織國家後，雖是主張民族主義，却又同時走上國際合作底道路。從前的國家要加入國際聯盟；現在的國家要加入聯合國。情形如孫博士在民國元年任臨時總統時所說：『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並『持平和主義，與我

友邦益增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⁸⁾。後來象牙海岸總統伍弗布尼（Houphouët-Boigny）在一九六二年（民國五一年）說：『我們無法避免這雙重趨勢，看起來似乎彼此矛盾的，但確為此時代的特性，即：一方面要求合法的國家主義，另一方面却深切需要重新結合。在獨立獲得的同時，我們已知聯合的重要。』⁽⁹⁾這就是說，非洲各殖民地，一面要建立獨立國家，一面要建立非洲聯邦。可見民族主義成功之日，就是世界大同萌芽之時了。

因此，世界各民族組織國家後要派代表設立世界政府，乃是必然而不容懷疑的事。今日世界各國之躊躇加入聯合國，可為鐵證。這表明孫博士說的『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¹⁰⁾的話，甚為正確。因為實行民族主義，把國治好，『然後才有實際，再去談世界主義』，使天下平，如此方不落於空談。所以『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¹¹⁾所謂『世界主義』，就是世界大同，可見世界大同是由民族主義發展而來。

『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¹²⁾了。如果拋開民族主義來講世界主義，便是空想的世界主義。那是無從着手去行的，只能空談了事，因其無法成立世界政府也。孫博士底世界主義是科學的世界主義，就在於把他世界主義建立在民族主義之上的一點。於是他底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相輔為用，相得益彰，而民族主義

也是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了。

二、由民權主義到世界大同

前已說及世界大同要組織世界政府之一點。

有了世界政府，則世界便成一個國家，所謂世界國家是，此種世界國家乃由各民族國家合一而成。

民族國家是一種國家制度，制度就是主義，所以民族國家制度是民族國家主義，簡稱民族主義。那末世界國家制度就是世界國家主義了，亦可簡稱世界主義。可見世界主義由民族主義發展而來。誰說世界國家不由民族國家發展而來呢？

世界國家就是世界大同，所以世界主義就是大同主義。二者實為英文 *Cosmopolitanism* 一字之不同的翻譯。

進一步看，世界政府是一種政府，屬於政治，必有其制度，這是一定的。它應採用甚麼制度呢？民權主義，世界政府應以民權主義為其制度。為甚麼？因為世界政府是由各國派代表組織而成，如果各國代表由各國政府選派，對於各國政府說來，是民權的。如果各國代表由各國人民選舉，對於各國人民說來，更合於民權底意義。而由各國派代表組織世界政府的辦法，是『用和平做基礎』以『統一世界』的合理的途徑，也是『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的唯一的途徑。

此外還有甚麼途徑呢？沒有了。當然，並不是真正沒有，還有的。例如孫博士說：『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佔全球。無論甚麼國家和甚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保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

能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

⁽¹⁰⁾誠然，這樣的界主義，實為帝國主義的世界政府為世界政府，去管理世界上的事。

所謂帝國主義的方法為何？看孫博士對於帝國主義的解釋吧！他說：『甚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¹¹⁾所謂『侵略』，是『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的。『應用政治力去亡人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¹²⁾那末帝國主義的方法就是一種侵略方法，採用兵力或外交之行動了。在用兵力上即為戰爭，侵略戰爭；在用外交上形式很多，瓜分就是一例。

這種方法，雖然可使一個國家『雄佔全球』，『壟斷利益』，成為大帝國，不可一世；但是無法持久，拿破崙（Napoleon）希特勒（Adolf Hitler）、史大林（J. Stalin）等人所建立的帝國，究竟經歷了幾何時？其經歷較久的，甚至很久的，從羅馬帝國到大不列顛帝國，亦終於崩潰。歷史上沒有永久存在的帝國。而且所有的帝國，包括經久的和不經久的在內，從無一個帝國真是『雄佔全球』。所謂『日不落帝國』，亦不過是五大洲內有其殖民地而已。所以帝國距離世界國家甚遠，帝國政府距離世界政府同樣甚遠。

這就證明帝國主義的方法不能用以建立世界

政府了。那是無效的，辦不到的。爲甚麼呢？因爲它不合理。世界太大，如何能由一個國家來以喪失人心的不正當的方法建立其統治權？帝國主義的方法雖然很多，歸結起來是運用力量。從力量上看，誠如孟子對齊宣王說的『小固不可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¹²所以任何一國，都不能建立世界政府，完成大同。

當然，孫博士曾對中國人說：『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¹³他又對國內五大民族說：『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之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偉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並維持全世界全人類之利益焉。』¹⁴這是他勉勵中國人的話，所以表示他底願望，並非真以中國一國來完成大同。所以從客觀的事實上講，他說：『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驕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¹⁵他又說：『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庶幾文十餘年來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徵諸實現。以吾地廣人衆之中華民國，卒與列強共躋於平等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虛語。』¹⁶這就表明中國應同各國共進大同

怎樣共進？用和平與平等的方法爲之。這就

與帝國主義的方法不同了。帝國主義的方法以力量爲後盾，是霸道的，和平與平等的方法是王道的，正同今日之極權主義和民主主義然。『霸道』的方法，『以力服人』¹⁷，不但力不足以勝任，而且壓力愈大則反抗力亦愈大，循環往復，戰爭無已。好像治絲益棼那樣，永不能進大同。『王道』的方法，『以德服人』¹⁸，以理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¹⁹既能引起舉世的共鳴，又不會招致任何反感，乃一勞永逸的辦法，眞能一帆風順地共進大同。

這種王道的方法完全是民權主義的。民權主義不以力量爲主，而崇尚法治。法以理和德爲基礎而制定。一切要依法、合法，不能違法、非法。這就走上和平與平等底途徑了。而且民權主義主張人民有權，凡人民都有權，不僅平等，並且是政治平等。因此，依照民權主義，在一個國家之內組織政府，須由各地人民根據其所同意之憲法派代表爲之，這是非選舉不可的。實行世界大同，照樣要由各國根據其所同意之憲章，派代表組織世界政府。其派代表由各國政府遴選或人民票選，皆無不可，只要有代表性便行。

由這種民權主義的方法以組織世界政府，比起帝國主義的方法來，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有效的，因而是唯一的途徑。這樣，也就使得世界政府非以民權主義爲其制度不可了。世界政府來於民權主義，或爲民權主義底結果，所以世界政府是民權主義的。其各種機關底組織和措施，及各種機關底互相關係，都應符合民權主義。這

的是，除開民權主義，並無其它制度可供採用。例如極權主義，必有一個獨裁者，此獨裁者，必屬於一國，其它各國自要加以反對。若此獨裁者爲一集體，有各國底人參加，但是各國底人不會一致同意。所以民權主義是唯一的制度，可獲得人人底贊成。

世界政府既以民權主義爲制度，實行民權政治，其對各國的關係，亦須以民權爲原則，採取均權制度了。各國成爲世界政府底各地，其政治不能完全集中於世界政府。而在事實上，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所以實行地方自治，成爲必要。這樣說來，不只世界政府，就是世界各地，及世界政府與世界各地之間，都是民權主義的了。那末世界不成爲民權主義的世界，而歸於大同了嗎？所以實行民權主義可以達到世界大同。這是由于民族主義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否則各國無法組織世界政府，何能達於世界大同？

三、由民生主義到世界大同

世界政府以民權主義爲制度，那就必然如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說，它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²⁰。詳細地說，它是『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的²¹政府。『爲民所有』和『爲民所治』的政府是幹甚麼的？是『替人民做事』²²，換言之即爲人民謀利益，以供其享受。於是政府就變成『爲民所享』的了。這種利益，從十九世紀起，即爲人民底生活。那時底社會政策和二十世紀底社會安全制度，可爲證明。簡言之，世界政府做的事就是實行民生主

義，解決民生問題。

這個道理很明白，世界政府底成立就是世界國家底出現，亦即世界大同底到來。大同爲何？孫博生主張大同是根據「禮記」一書底「禮運」篇。其中論大同，有如次的一段話：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這些話不出社會經濟底範圍。而民生主義則是社會思想和經濟思想。它以解決民生問題、社會問題爲主，要能做到那些話纔止。這不僅使人民獲得利益，而且使人民享受幸福。

從前面對「禮運」大同全文底分析看來，可知大同全文中關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者少，不過一、二句而已；關於民生主義者特多，佔了大同全文底最大部份。孫博士說：『三民主義的意見就是民有民治民享。』²⁰『這個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民族、民權、民生』²¹。世界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僅要看重民有民治，還要看重民享。孫博士說：『如果不能够享，就是民治都是假的。』²²看重民享，就要看重生民主義，其在大同世界佔有重要地位是明。

現在且把「禮運」大同全文分析一下。『天下爲公』就是世界大同，其理由，不必解釋。由『天下爲公』到『講信修睦』，當然是民族主義。因其意爲各國和平相處，融洽無間之故。孫博士底民族主義是合理的、人道的，主張民族平等和國際互助，自然如此。『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當然是民權主義。因爲民權主義在孫博士主張共和及選舉。他認爲共和國是公天下，與君主國之家天下不同。並且共和國要選舉總統，而且要選舉其他公職人員。選舉自然是『選賢與

(古和舉字通)能』。至於『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這些話不出社會經濟底範圍。而民生主義則是社會思想和經濟思想。它以解決民生問題、社會問題爲主，要能做到那些話纔止。這不僅使人民獲得利益，而且使人民享受幸福。

從前面對「禮運」大同全文底分析看來，可知大同全文中關於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者少，不過一、二句而已；關於民生主義者特多，佔了大同全文底最大部份。孫博士說：『三民主義的意見就是民有民治民享。』²⁰『這個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民族、民權、民生』²¹。世界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僅要看重民有民治，還要看重民享。孫博士說：『如果不能够享，就是民治都是假的。』²²看重民享，就要看重生民主義，其在大同世界佔有重要地位是明。

孫博士深信政府應注意人民底生活。舉凡食、衣、住、行及育、樂等等，均須引爲責任。他稱讚『中國古之治理，教養兼施』²³，並以此爲合於『世界之潮流』及『最新之理想』²⁴。十九世紀後半期底社會政策，可爲證明。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社會安全制度，則知孫博士有先見之明。現在也是多人底主張了。傅爾曼(Clark Foreman)說：『政府管理人民的經濟生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²⁵這句話可作例證。因此，將來的世界政府，要實行民生主義，

使人人都能生活，並能享幸福，把「禮運」大同全文所說關於社會、經濟的話變成事實，乃是一定的事。大同，世界大同，不止是國家大同、政治大同，而且是社會大同、經濟大同。

民生主義，從基本概念上說，在於造成民生均足的福利世界，也適於作大同世界底社會經濟制度。從具體主張上說，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耕者有田，以及民營實業與國營實業並重，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同進，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共存，均可以和平合法的方法付諸實施。而民生主義比資本主義爲進步，比社會主義爲切實，也很明白。所以世界大同以民生主義爲經濟原則，有調和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功能。

這是必然的，因爲世界大同非注意社會經濟，實行民生主義不可。現在世界底不安和戰爭底發生，都與人民底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孫博士指出帝國主義底侵略在於佔領它國底土地、資源和其它利益，使其受經濟壓迫，自己獲得經濟的利益。就是政治壓迫，亦可歸結到經濟。美國從前的總統和大使胡佛(Hoover)和吉卜生(Gibson)，亦以『掠奪勞力與原料』爲『帝國主義的推動力』²⁶。於是侵略戰爭和反侵略戰爭便發生了。此外還有帝國主義互相間爲了爭奪土地、資源和其它利益而有的戰爭呢！所以胡佛和吉卜生把經濟看成戰爭底重要原因。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孫博士稱之爲『國際戰爭』，並予以評價說：『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爲耳。故對於此種強盜行為，凡有心人莫不深惡痛恨之。』²⁷所謂『強盜

行爲」，乃掠奪土地、資源及其它利益之意。可見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爲了經濟之故，第二次世界大戰亦然。胡佛和吉卜生說：『不論經濟壓力對於造成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究竟盡了多大的作用，上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濟藥種依然是使世界淪入第二次大戰的主因之一。』⁽²⁶⁾ 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爲了經濟的了。希特勒(Adolf Hitler)底『生存空間』，不是擴張土地的別名嗎？附和他的意日二國，亦以擴張土地爲事。由於這種擴張，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世界之新希望」中論及資源說：『當我寫本書時，一種關於伊朝石油的危險紛爭正進展中。伊朝人說石油屬於他們，英國人和美國人則以爲是屬於他們的，俄國人又暗中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屬於他們。但是石油以何種權利而應屬於這些相爭的任何一方？他們並沒有把石油置於那裡，而需要石油的人又不只有他們。……世界經濟趨於統一，這種〔國家〕私有權爲害增大，且常是戰爭底導火線。就因爲這種私有權，捷克成爲共產政府，否則俄國不能利用捷克底鉻來製造原子彈。爲了這個理由，原料國有還不够，必須國際共有，且必須採國際核淮制，合理配給使用者。』⁽²⁷⁾

如果世界大同了，爭奪原料成爲不必要。土地、資源和其它利益皆無須爭奪。『天下爲公』，共有共享。人民生活不由各國政府負責，而由世界政府統籌。糾紛無由發生，戰爭也無由引起了。所以克勃遜(Ely Culbertson)以爲『建立任何世界制度時加以考慮』的『基本問題』，

其一是：『如何成立一個世界經濟，所謂『落後國家』的經濟可因之獲得解放，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活程度亦可提高，而同時不使工業進步國家的經濟受嚴重威脅及其人民財富及福利程度降低。』⁽²⁸⁾

因此，在致力於世界大同之時，不單是講和平，注意於民族底相安共處，尤當注意於生活利益之所在，對戰爭行釜底抽薪之計。霍布生(A. Hobson)於一九〇二年寫「帝國主義」一書，在其中說：『一個真正的、有力的國際主義，無論在形式上或精神上，是要包含各民族的強大的自尊心。這些民族的聯合，是以公共的事業及利益爲基礎。』⁽²⁹⁾ 可見社會經濟及人民生活在各國聯合而成爲世界大同上，是基礎的事情了。民生主義有莫大的重要性。

那末民生主義不是到世界大同的途徑嗎？既然如此，世界大同實現，就應繼續和進一步實行民生主義了，這是以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爲依歸的了。孫博士說：『物質文明之標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³⁰⁾ 這是說得很對的。世

界大同應以經濟大同和社會大同爲內容。

四、結論

總括前面所說，可知三民主義與世界大同不

相抵觸，而反有促進之力。實行三民主義，就可進大同。孫博士說『三民主義以進大同』⁽³¹⁾ 的話，是很對的。那末大同就是三民主義的目的了，而且是最後目的。這不可說三民主義有遠大

理想嗎？

但是『進大同』不能由一國爲之，必須由各國共同爲之。但是今天只有中華民國一國才講三民主義，其它各國都沒有講，這又如何來共進大同呢？其實，世界各國是無三民主義之名，却有三民主義之實。孫博士明白說：『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主義，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³²⁾ 這是就三民主義之實踐而言的。但說到民族主義，雖然有的人譯爲『國家主義』，有的仍舊譯爲『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國，可謂有名亦有實。民權主義通譯爲『民主政治』或『民主主義』。其在各國是有實無名。至於民生主義則譯爲『社會主義』，另外還有社會政策和社會安全制度等。這也合於民生主義底意思，所以民生主義在各國有實無名，那末三民主義在各國也是有的，而且在實行之中了。

當然，各國底三民主義與中國並不相同。因爲孫博士在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民主主義或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或社會政策或社會安全制度之中增加了一些理論和主張，以致可利用翻譯底不同，把孫博士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合稱三民主義，以示區別。但在基本概念和某些制度，若干方法上，則完全相同。這是三民主義與各國共進大同的基礎。因此，由三民主義以進大同，可謂『吾道不孤』，德必有鄰。

大同由三民主義而來，那末大同就是三民主義的大同了。而大同世界也就是三民主義的世界。三民主義的世界是一個甚麼樣子？簡言之，大同世界是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社會平等的世界。平等了，誰也不壓迫誰，無壓

迫，便有自由。人人平等自由，就互不侵犯，彼此和協，而感情生焉。這不把自由和博愛實現了嗎？同時，人人安全，個個幸福，共謀學問和藝術底進步。這是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之所必然。大同世界於是變成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和安全、進步、幸福的社會了。

前面說『大同世界是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社會平等的世界』一語，甚有意義。所謂平等，就是一樣，沒有差別，這豈不是相同了嗎？舉凡民族、政治、經濟、社會都相同，那就是大同了，雖然這裡只有四項，實則包括很多，譬如經濟相同，則『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許多人在生活上都相同，就是大同。所以大同者，乃在民族、政治、經濟、社會數方面沒有差別之謂。

所謂沒有差別，所謂相同，所謂平等，乃是就利益上而言。老、壯、幼、矜、寡、孤、獨、廢疾者八種人是不同的，但同樣地各如其分，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這就相同了。他們在生活上相同。又如民族平等，乃是各民族皆能生存發展，受到尊重，沒有歧視。民族如此，其所組織的國家，所居住的地方，所隸屬的人種，亦皆如此。一切相同，是謂大同。可見大同乃享受一致之謂。目的在消除精神上、制度上、習慣上種種歧視和界限，得到利益底一致，於是人人都能生活，而且生活得好了一。

這樣，就能『謀閉而不興，盜竊亂城而不作，故外戶而閉。』是即所謂太平之世。原來說

的『是謂大同』，即就此太平之世而言。大同者，太平也。世界大同由三民主義而來，世界太平亦由三民主義而來，三民主義與世界大同底關係非常密切，不容分離。

(1) 孫博士講，「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

(2)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五一九頁。即「戰爭和戰略問題」首段。

(3) 孫博士撰，「黃埔軍官訓詞」，後採為中華民國國歌。

(4) 孫博士講，「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和「五權憲法」。

(5) 孫博士講，「五族聯合之效力」。

(6) 孫博士撰，「中國存亡問題」，一。

(7) 「孫子」，卷一，「計篇」。孫博士在「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加以稱引。

(8) 孫博士於中華民國元年任臨時大總統發表的「就職宣言」。

(9) 引自「泛非洲主義的發展」，臺北，非洲及拉丁美洲資料中心編印，五三年，初版，三三頁。

(10) 孫博士講，「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11) 前書，第五講。

(12)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

(13) 孫博士撰，「中國革命史」，一。

(14) 孫博士，「實行裁兵之宣言」。

(15) 「孟子」，「公孫丑」上，第三章。

(16) Lincoln, Gettysburg Address, November 19, 1863

(17) 孫博士著，「民權初步」、「序」。

(18) 孫博士講，「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六講。

(19) 「國父逸語續編」，陸達節輯編，廣州文化運動委員會，三六年，初版。三七頁。

(20) 孫博士講，「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

(21) 孫博士講，「五權憲法」。

(22) 孫博士講，「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四十年代雜誌出版社。

(23) 傅爾曼著，「新國際主義」，王明論譯，彭榮仁譯，重慶，獨立出版社，三三三年，初版，一二頁。

(24) 胡佛和吉卜生著，「持久和平問題」，彭榮仁譯，重慶，獨立出版社，三三三年，初版，一二頁。

(25) 孫博士著，「實為計劃」、「結論」。

(26) 胡佛和吉卜生著，「持久和平問題」，彭榮仁譯，六頁。

(27) Bertrand Russell, *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Allen & Unwin, 1956, PP. 212-213.

(28) 約德和克勃遜著，「世界聯邦之理論與計劃」，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和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譯，重慶，國際編譯社，三二一年，初版，三六至三七頁。

(29) 引自傅爾曼著，「新國際主義」，王明論譯，一一八頁。

(30) 孫博士講，「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31) 孫博士講，「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